

密室殺人が多すぎる

密室杀人

何其多

七口棺材

Orihara Ichi

(日) 折原一——著

吕灵芝——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七口棺材

(日) 折原一 著
吕灵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ANASU NO HITSUGI by ORIHARA ICHI

Copyright © 1992 ORIHARA ICHI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口棺材 / (日) 折原一著; 吕灵芝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33-1239-4

I. ①七… II. ①折… ②吕…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9255号



七口棺材

(日) 折原一 著; 吕灵芝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鲍 静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39-4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密室之王

No Smoking in the Locked Room

——密室之中请勿吸烟

1

“东侧选手，时任山，时一任一山。”

“西侧选手，鹤乃海，鹤一乃一海。”

随着裁判的呼声，腰缠白色兜裆布，分别在东西两侧待阵的大力士缓缓站起，走上临时搭建的相扑台。观众席顿时一片骚动，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东侧选手是隶属白冈东口^①商店协会的若草丸子店的少掌柜，别号“时任山”的时任健一，现年三十四岁。其声援者亲切地将其称为“丸子店阿健”。他身高一百五十七厘米，体重一百公斤。圆脸、短寸，若论分类，他应该属于身强肉厚的重量型相扑选手。

西侧选手鹤乃海，本名佐藤博，因为年仅三十五岁头发就掉得一根不剩，干脆给自己取了鹤乃海这个直白的别号^②。他是佐藤洗衣店的老板，同时还兼任白冈西口商店协会青年会会长。跟时任山截

①日本车站出口处一般会有商店街，聚集了一些小吃店、便利店等。

②日语中，“鹤乃海（Tsurunoumi）”的“Tsuruno”读音与“光溜溜的”相同。

然相反，他浑身肌肉发达，结实得像座铁塔。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九十公斤。

如果把时任山比作大乃国，那鹤乃海应该属于千代富士那个类型吧^①。

白冈东口和西口两个商店协会已经共同举办了十届“全镇相扑大赛”。最近几年总是这两人晋级决赛，进行最后的对决。其余选手完全不足为论。目前为止，鹤乃海以四胜一败的成绩遥遥领先于对手时任山。

时任山的比赛风格偏向靠蛮力与重量横冲直撞，而鹤乃海则更加注重腕力和技巧。若是速战速决，则前者较占优势，一旦转入近身战或鏖战，后者便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喂，阿健，要加油哦。”

听到东口商店街一众的声援，时任山脸上闪过一抹无畏的微笑，随即用大手狠狠拍打双颊，让表情重新绷紧。又扭着脖子摩拳擦掌，蓄势待发。

“阿鹤，别输给那个死胖子哦。”

西口商店街一众也毫不示弱。鹤乃海紧张的情绪中还隐藏着激昂的斗志，他正死死地盯着对手。

“秃子，滚回家去。”

“白痴，又蠢又笨的死胖子。”

观众席上的奚落声此起彼落。掌声和怒吼交织在一起，使赛场的气氛愈发高涨。此处，正是白冈镇民体育馆。

^①大乃国康，本名青木康，是日本大相扑第六十二代横纲，身高一百八十九厘米，体重最重时达到二百一十一公斤。千代富士贡，本名秋元贡，日本大相扑第五十八代横纲，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七公斤。

白冈镇是位于关东平原正中间的一个乡野小镇，乘坐JR^①到东京只需一小时。如今，从大都会扩散而来的工薪阶层使小镇的人口快速增加，但究其本质，这里依旧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

说到白冈镇民一年一度的盛事，就是在五月五日儿童节这天举办的全镇相扑大赛。每年的这一天，身强力壮的男人们都会从镇内各个地区集中到一起，用彼此的力量和技巧一较高下。这个活动的本意在于加深小镇居民间的感情，但最近出现了些许变化。近几年独占鳌头的这两个人，恰好分别代表东口和西口两个商店协会，因此，相扑大赛也变成了两个商店协会之间一决雌雄的场所。

这两个商店协会分别位于东北铁路干线两侧，平日里也一直保持着剑拔弩张的竞争态势，因此在相扑大赛上，自然会掀起一片白热化的声援大战。随着大赛日程的临近，针对彼此的诽谤和中伤也逐渐升级，终于在决赛这天迎来了最高潮。

并且，双方目前都灌下不少黄汤，劲头愈发大了起来，其中有几个醉汉早已迫不及待地扭打在了一起。一升装酒瓶在赛场上空肆意横飞。

充当赛场的体育馆长约一百米，宽约五十米，高度大概有七到八米，平时用作镇上妈妈排球队^②的练习场所。今天，大赛主办者在体育馆中央设置了一个临时相扑台，此时大约有二百人聚集在相扑台周围的草席上观战。担任行司^③的是白冈北高中的体育老师，他身穿紧身运动衫，像个十足的乡下土包子。

① Japan Railway，日本国铁在一九八七年转为私营后的公司名称。

② 妈妈排球是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日本女子排球队活跃时期兴起的一种全民性运动，参加成员主要以育有子女的家庭主妇为主，一般为九人制。日本国内还设有“全国妈妈排球大赛”。

③ 相扑比赛的裁判，一般衣着华丽。

开赛时间一到，掌声和加油声更加剧烈起来，几乎要冲破体育馆的顶棚。

行司一声令下，二人同时将手撑在相扑台中央的白线上，死死盯住对方。为了今天的比赛而拼命锻炼肌肉的时任山，肥厚的身体猛地颤了一下。鹤乃海则在腰间暗中使力，结实的褐色臀部高高翘起。比赛尚未开始，二人的脸上早已沁出汗珠。

行司一抬手，二人同时奋起。时任山发出一声雄壮的吼叫，猛地冲向前，向鹤乃海的双颊送出一记大力掌。遭到如此迅猛的先发攻击，鹤乃海的身体一时反应不过来，摇晃了一下，随时要向前扑倒。

“胖子，太卑鄙了！你以为你在打拳击吗？”

高大的鹤乃海虽然被时任山的攻势所压制，但及时抓住了对手的兜裆布，堪堪停在了相扑台边缘^①。

会场响起一片骚动。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白热化的赛场。

“很好，冲啊，阿鹤！”

人群中传来对鹤乃海的声援，两人的战场移至相扑台中央，各自稳稳地抵住了对手的身体。这样一来，鹤乃海的优势就显现了。他的得意招式是右上手投掷。他不断用惊人的腕力和握力试图动摇时任山沉重的身体，但时任山依旧纹丝不动。

这是场精彩的比赛。粗野的吼声和尖细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场内的观众被异样的兴奋所包围。片刻后，形势开始倒向鹤乃海一方。比赛时间持续越长，对重量型的选手就越不利。体力急剧消耗的时任山已经开始喘粗气，表情也变得痛苦无比。

“阿健，收紧下巴！”

①相扑比赛规定，选手一旦踏出相扑台边界便视作失败。

可是，就在即将败北的时任山双膝碰到相扑台地面的那一瞬间，看上去十分有利的鹤乃海身上却出现了奇怪的变化。他的额头沁出一层油汗，底盘也开始松动起来，光秃的头顶在赛场的灯光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察觉形势有变，时任山当机立断，松开对手的兜裆布，大大的右拳在鹤乃海的右颊上炸裂。

再看鹤乃海，他紧绷的腰部瞬时垮塌，被时任山轻而易举地击倒在相扑台上，仰面朝天^①。但明眼人都能发现，他的崩溃十分异常。看起来像是身体出现了某种变化，使得腰部无法聚集力量。

鹤乃海倒在台上一动不动。西口商店协会的几个年轻人慌忙冲到台上将其扶起，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虚空，任由人们将其搬下相扑台。几个人随即围上来为其拍扇，但鹤乃海依旧毫无反应，只一味躺在那里。

时任山被行司裁定为胜者，东口商店协会的一帮人齐声高呼万岁。时任山本人也一脸得意，举起右手做了个胜利的姿势。

2

下午五时，黑星警部坐在白冈警察署搜查一课的办公室里，突然，竹内正浩刑警一边嚷嚷着“出大事啦！”一边冲了进来，黑星警部放下手头正在研读的文件，抬起头说：“相扑大赛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

“出问题了，出大问题了。”

①相扑比赛规定，选手背部着地便视作失败。

年轻刑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潮。竹内进入警察署才刚第三年，今年二十五岁。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人长得也不赖。他属于那种容易激发女人母性本能的娃娃脸男人，但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太多的艳遇，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个性实在过于急躁了吧。

“赛场那边在闹腾说，鹤乃海是因为被下药才输掉比赛的。”

“他死了吗？”

“没有，当事人后来马上恢复了神志。问题是，鹤乃海自称比赛开始前喝下了可疑的东西，因此才会在比赛中突然感到腹痛，无法出力而败北。”

“该不会是他吃错东西，食物中毒了吧。住院了吗？”

“没有，据说他上了一趟洗手间马上就好了。”

“那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嘛。”

“不，问题在那之后……”

“别管他，别管他，反正只是那帮商店协会成员之间的摩擦罢了。因为一个相扑大赛闹成这样，真是太不像话了。”

黑星警部对一群乡下人之间的冲突毫无兴趣。待在这种穷乡僻壤，根本遇不到什么像样的事件。

“唉，为什么我总是被困在这种地方……”

黑星警部姑且也是个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照理说，他本应在警界平步青云才对。只因他过度痴迷推理小说，才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例如在一个无比简单的事件调查中无故将毫无关系的人斥为凶手，或将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牵强附会地定义为密室，如此这般，他曾让无数个简单案件陷入无头迷宫之中。为此，还被人在背后唤作“迷宫警部”，甚至被左迁到白冈这个寒碜的乡下警察署，过上了前途渺茫、升迁无望的生活。

在白冈警察署辖区内，能称得上事件的，充其量也只有交通事故而已。就连盗窃事件，一年也难得发生几回。客观来看，这对警部，不，对白冈居民来说，应该是很好的现象才对。但就黑星警部自身而言，则是有力无处使，每日郁闷无比。

警部全名黑星光，现年三十八岁，是个身高将近一百八十厘米的大个子。一张扑克脸总是阴云密布，理所当然地不受女性欢迎，所以现在还是单身。

“那倒也是啊。”竹内说，“西口那帮人还怒气冲冲地说要把东口的人揍得满地找牙。我感觉快要形成骚动了吧。”

“哦，那还真不得了。”

除了不可能犯罪，黑星对其他事件一概不感兴趣，但作为一名上司，多少还是得有点责任感。于是他说：“那，你赶紧到现场去盯着他们。”

他扔下了这么一句话。

“一遇到无聊的事件，您就总是这样。算了算了，我再也不拜托您了。”

竹内鼓起腮帮子，一脸不满地离开了办公室。

3

黑暗中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黑星揉着惺忪睡眼，伸手拧亮床头的台灯。现在是深夜将近一点钟。可恶，谁这么晚还打电话过来。

“喂，是谁啊？”

黑星努力发出最不高兴的声音问道。

“警部，大事不好了。”

听筒那边突然传来竹内的声音。果然是竹内啊。只有那小子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干出这种事情。一定又是什么无聊的交通事故吧。

“白痴，什么大事不好了？”

“他们真的去找碴儿了。”

“啥……真的去找碴儿了？”

“他们好像在体育馆里把横纲^①干掉了。”

“横纲？”

“就是相扑大赛的获胜者啊。您还记得吗，那个叫时任山的大胖子力士……”

搞什么？真无聊，黑星想道。原来是那个愚蠢的相扑大赛啊。

“你说他是横纲，那应该是最厉害的人，不是吗？为什么还会被别人干掉啊？”

“是啊，我也觉得。”

“笨蛋，哪有人会想那种事情啊。”

“现场是从内侧上锁的，我们进不去。因此便来请教警部先生您……”

“从内侧上锁？那不就是密室了嘛。”

竹内话音未落，黑星就已经亢奋起来。他一脚踢开身上的棉被，重新拿好听筒。如果被害者在上锁的房间中死去，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密室案件了。

“请您尽快过来。我等着您。”

此时，黑星的睡意早已被“密室”二字彻底扫清了。

①日本相扑运动员资格的最高级称号。

白冈镇民体育馆位于白冈车站东侧，离镇政府并不远。从黑星的出租屋骑自行车过去，也只需五分钟。

在一片黑暗中，浮现出一个巨大而漆黑的建筑物阴影。唯一的光源是入口附近的长夜灯，灯光下映出两个男人的身影。

“警部，在这边。”

那是竹内的声音。他旁边站着一个身着T恤和牛仔裤，冻得瑟瑟发抖的年轻男子。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但这个时间段还是挺冷的。

“这位是东口商店协会的伊东一郎先生。我就是接到伊东先生的报警电话才……”

那个叫伊东的男子带着不安的表情开口道：“我大声叫了，但时任兄完全没有反应。于是我用手电筒照了照里面，发现大家都倒在地上。”

“是时任吗？”

“他们有可能是被鹤乃海那帮人打倒的，我很担心。”

“也有可能是喝高了吧，我告诉你，如果他们不是被揍倒的……”

黑星对伊东大声吼道。如果里面的人屁事没有，这个伊东，我一定要让他好看。看到黑星气势汹汹，伊东忍不住像乌龟一样缩起了脖子。

“我之前看到鹤乃海他们拿着球棒朝体育馆去了，所以才会担心。”

伊东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了。根据他的说法，昨晚时任健一获得相扑大赛冠军之后，东口商店协会全体成员为他开了一个庆祝派对。他们喝遍了镇内的几家酒馆，最后还有五个人意犹未尽，拉着时任回到了体育馆内。本来大赛委员会只获得了体育馆一天的使用权，但当时镇居民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是大赛的干事之一尚未归还钥匙，于是五个人软磨硬泡地将其借了过来。

“你们和时任大概是几点进入体育馆的？”

“应该是十一点半左右。”

“然后就在那里继续喝了吗？”

“是的，我们把酒带了进去，想最后来个一醉方休。”

伊东又说：“因为我明天要去进货，所以十二点就离开了，但就在我回家的路上，恰好看到鹤乃海那帮人朝体育馆的方向走去。我心想不好了，便掉头赶回体育馆，结果还是太迟了。”

伊东自称他躲在旁边，看到鹤乃海和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站在体育馆入口，同里面的几个人骂得有来有去，中间还听到了“让我进去”、“给我滚”这样的争执。

“那鹤乃海最后进去没有？”

“没有，时任兄他们为了不让鹤乃海进去把门锁了起来，双方是通过这个窗户对话的。”

体育馆的入口是一扇双向开的大门，两扇门齐目高的位置都装有一面边长约二十厘米的方形玻璃窗。现在右边的窗玻璃被人用纸从里面糊了起来，左边的玻璃则什么都没有，因此可以窥视到里面的情况。但此时体育馆内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他们争执的时候，里面的灯亮着吗？”

“是的。当时我觉得苗头不对，马上就报警了，然后这位刑警先生就来了。”

黑星看向竹内，竹内点点头。

“等我到这里时，鹤乃海等人已经不在了。而入口又上了锁，所以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发现有人倒在里面。”

“是吗？让我也看看。”

黑星借用手电筒的光亮查看内部，体育馆中央确实好像重重叠

叠地躺着大约五个男人。是喝醉了，还是昏倒了，从门口完全无法判断。可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这是他长年从事警察工作练就的直觉。

“竹内君，入口只有这一个吗？”

“建筑物的另一侧还有个紧急出口，但那边也锁上了，进不去。”

“这里的锁呢？”

“体育馆的管理员应该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我知道了，你现在快去把备用钥匙取来。”

五分钟后，竹内带着一个中年男人回来了，那个男人被强行从睡梦中唤醒，一脸的不耐烦。

“你们怎么能随便跑到体育馆里去呢，太不像话了。我是信任居民协会的会长才把钥匙给他的。你们几个，竟然还敢在里面喝酒。真是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管理员怒气冲冲地说道。

“算了算了，毕竟现在人命关天啊。”

黑星摆出一副职业笑容安慰道。管理员从一大串钥匙中抽出一把，塞到面前的钥匙孔里。

“这里的钥匙一共有几把呢？”

“只有两把。我这里有一把，另一把交给居民协会会长了。”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除非会长大人擅自去配了一把钥匙。”

说话间，门锁已经打开。“咦，这可怪了。”

管理员语调突变，他试着推门，却推不动。

“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黑星也推了推门，手上感到一股柔韧的阻力。

“怎么回事？”

黑星再用力一推，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音，门打开了。

“啊，里面被胶带粘上了。”

竹内叫了出来。原来如此，大门的缝隙被人用胶带从内侧封了起来。其中一面窗户也用纸板和胶带贴了个严实，他们刚才窥视的那扇窗户下方，则悬着被撕下的胶带和纸板。

“恐怕是他们为了不让人发现有人在体育馆里胡闹，才弄成这样的吧。”管理员咋舌道。

可是，正因为内部被这些胶带密封起来，使得体育馆处在了完全的密室状态。

“废话少说，先把灯打开。”

管理员按下门边的电灯开关，馆内顿时一片光明。

“哦！”

面对现场这幅异样的光景，黑星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在体育馆的正中央，有五个人相互倚靠着倒在地上。中间那个胖男人浑身只裹着一条兜裆布，几乎全裸地仰天躺着，周围则躺着四个教练员模样的青年男子，全都不省人事。

此外，还有三个空空如也的一升装酒瓶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以及相扑冠军的披风，几个人喝酒用的杯子，散落一地的花生和鱿鱼干等下酒菜。

体育馆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被目击到半夜找时任寻仇的鹤乃海并不在馆内。在这个空旷的场馆中，根本没有可供藏身的地方。

就连紧急出口，也同样被胶带从内部封得严严实实。